路边的花

□刘 珍

连接广汉市三水镇与金鱼镇和兴社区之间的路是一条乡道。三水，是我生我长并引以为傲的家乡；和兴，因两河相夹地处“河心”而得名。两河之水孕育了我吃苦耐劳的母亲，也流淌过我童年的许多欢乐时光。自外婆去世后，母亲回娘家的次数便少了，而我随母亲回和兴的次数，也更少。谁能预料，在经历了求学、打工、失业、创业的一番兜兜转转后，我最后的工作之地，会在和兴呢？

到现在的和兴社区当然不止一条路，随着时代发展，还有一条更宽阔、更便捷的快速通道。之所以选这条路，是我曾在这条路上探索过几回，也迷失过几回。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地处乡村，没有高速行驶的车来车往，我可以在路上自在闲适地往返，自由自在地思考，更有一路的乡村美景，伴我晨昏时光。想到这其中的某一段，还是小时候牵着母亲的衣襟，用脚步丈量过的，这就更让人欣喜了。

常常在下班后，开车拐上其中几条岔路，沿着模糊的记忆搜寻。然而，数十年的沧桑变化，泥泞的土路变宽，宽阔的河道变窄，记忆里，已搜不出一丁点旧时的模样。但我还是欣喜着。熟悉而又陌生的路，让人莫名地亲切，仿佛神秘的生命之线，在牵系，在维护，所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令人欣喜的，是那些似乎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花。它们开在路的两边，一蓬蓬，一簇簇，娇艳而明媚。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我小时候曾经熟识甚至攀折过的花。待它们洋洋洒洒地开在川西平原的大地之上，我才后知后觉地听朋友说，这叫“格桑花”。那是几年前，我刚搬进新农村小区不久，附近一处荒芜之地，开满了这样的花。朋友约我去拍照。看到这一大片集中盛放的花，我除了惊喜和赞叹，并没有感到它们的特别，也没去探究它们的来龙去脉。后来，荒地被围起来准备开发，那成片的格桑花我再难见到，不时在小区或农家院里，看到那么两三簇，已是寻常不过。

而如今，这迤逦了一路的花，每次都会在我七弯八拐地穿过一片村落后，突兀在眼前。不说它们的明艳，是如何让人眼前一亮，单是那心情，就会在看到它们的瞬间，变得轻快而超然。短短五百多米，不过是我上班途中的一小段，却足以让人放下所有的不开心，不满足。

路两侧，是早已流转出去的土地，清一色的庄稼，都一齐由机器播种，又一齐由机器收割。当农耕文明渐成一代人远去的记忆，现代化、机械化的新农村，便以不可阻挡的步伐，浩荡而来。正如我们不能阻止的时光，四季更替以及每一朵花的开与谢一样。

在我有限的认知里，格桑花应是高原之上的圣洁之花，如西藏的布达拉宫，是神圣的，让人仰望。它们是何时落入凡尘，落户荒野、路边、寻常人家，我却不得而知。很显然，这些花是承包这片土地的种粮大户播撒的，至于是随意为之，还是闲情所致，我也不得而知。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给我的欣慰，却是实实在在的。我的生活，有了与它们一样亮丽的色彩，而变得从容。

我对植物没有特别的研究，所见识的花也是有限，对于不认识的花，便拿出手机用微信扫一扫，有的马上得出结果，有的却不能辩识。一次午后散步，无意中扫了一下我自以为是的格桑花，显示结果却是“秋英”。我微怔。下班回家路上，看着那蓬蓬簇簇迎风招展的花，心有不甘，停车又对着那花扫了扫，显示结果还是“秋英”。这结果，颠覆了我几年来的一贯认知。当人的惯性思维一旦被打破，难免会无所适从，我伫立风中，好一会儿茫然。

点开扫描结果，看到秋英的简介：菊科秋英属，原产于波斯，又名波斯菊。这外来的花种，是如何成为格桑花的？又翻开相关介绍。原来，在清光绪年间，有一位爱花成癖的张大人到西藏办事，将波斯菊种子带到西藏，分赠给当时的权贵和僧人。它从寺院、官邸，迅速开遍西藏各地。西藏人不知花名，都叫它“张大人花”。又因其倔强的生命力，而被赋予格桑花的称谓。格桑花，在西藏的寓意是美好和幸福，象征着坚韧和顽强，是藏族人民的精神寄托，它并不特指某一种花，只要是在高原上开得美好而又生命力顽强的花，都可称为格桑花。

于是，心里了然。路边的花，不一定是野花，却一定是无人疼惜与呵护的花。但它们依然盛放，从繁茂而杂乱的狗尾草丛中，努力地挺拔出身姿。哪怕渐渐枯萎，哪怕到最后，瑟瑟的寒风中只剩下一株或一朵，都会让人震撼，感慨这顽强而又持久的生命力。

而顽强的生命，无论扎根哪里，都会是最美的风景。

芦苇荡。 余毛毛 摄

美在德阳（篆刻） 刘松柏

那些花儿

□田小梅

节气已过了霜降，深秋的阳台，总觉得单调。阳台花坛里，除了墙角的紫梅，在向外伸出一簇枝条，并拥着七八朵紫红色花儿，橡皮树、橘子树、迷迭香和那些不在花季的金银花、海棠花、爬藤月季、风车茉莉、倒也还绿着，我虽日日清理，但绿中早已夹杂着残败的叶子，悄然枯落。这个季节是需要一些亮色，来驱赶阴沉和灰暗的。于是便日日念着去买一点红红的艳丽的花儿来装点了。

去买花，就像去见喜欢的人，是忍不住微笑的。从前一天晚上想着这事便开始不由得笑起来，甚至有一点盼着快点到明天吧。到了买花地点，一下子就在那一朵朵橘粉橘红的亮色调花儿面前惊喜了。盛开的，含苞的，亭亭玉立，在绿叶的簇拥中挺立枝头，层层叠叠的花瓣向四周打开，娇嫩得吹弹可破。我将小小的花盆托在手上，鼻息间全是它氤氲的清香流动。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小小的生命如何不爱！买哪一盆呢，越是查看比较一番，越是爱不释手。老公说你口水都要掉到上面去了。拍照分享到群里，林老师说花好美。我喜滋滋回复，所以打算买一盆的，结果两盆都买了。

回得家来，老公进厨房，我直奔阳台，将花种到花坛里，叶面喷洒上细密欢快的水，想起一句话，说西装是男人的“医美”，我笑了，水就是花儿的“医美”了，如此的娇艳欲滴。此后的大半个小时，我就蹲在它面前，微笑地看着它，一朵一朵，一瓣一瓣，目光将枝枝叶叶轻抚，它用吐气如兰的气息与我交流。

阳台又添了新成员，生命的欢喜。这个阳台是我的一方精神家园，我常常一边清理枯叶，一边穿过那些飘落和深秋的黄色，想象它们来年开花的样子和味道，印象中的美好也让人微笑了，然后日日用心地照料着它们，照料着自己的希望。喜悦难过，迷茫领悟，痛苦力量，我与它们分享，又从它们这里吸取。以前父亲每次到家来，我都拉着他一一看这些花草长成什么样子了，父亲温暖地笑说：“长得真好！家里一切也都顺利。”

6年前，在父亲手术出院后，我买回一盆长寿花，放在爸妈的卧室窗台上，喜欢它的名字，在内心默默祈愿，只是没有对任何人说。我仔细地侍弄它，要浇水，也不能多。要干一干促进生根，又不能干过了，干过了会枯死；给它浇淘米水，守着它慢慢吸收，把滤出来的水倒掉，免得有异味儿，会招惹虫子。每次做着饭，洗了米下锅端出这淘米水浇完，又免不得多看一会儿，看它长势好，小小的叶子绿着，便满心欢喜。换季时轻轻地摘去黄叶，秋冬了，想着要不要端出去晒一晒太阳，心里又嘀咕，能不能晒呢？或者放到光线更好的地方？于是乎，时间充裕的周末，家人们便时常要在阳台客厅卧室这些地方，不停地碰到我端着一盆花草来来去去了。我小心地侍弄了5年，它从小小的一盆随意薄叶片长成筷子大小的枝干，有了饱满的厚叶片。在这5年里，父亲每一次来了放下东西，我便满心欢喜地让父亲来看：“爸爸，你看这个长寿花长得多好！”“爸爸，你看它开花了！你看还有这么多花苞。”“爸爸你看，今年它的枝干又粗壮一些了。”年复一年，我只要站在花枝旁，就会在心里默默感谢它带给我和父亲的喜悦、宽慰与温暖。

记得那年我生病住院，恰好不久前花坛里种下了一棵紫梅，我对喜欢背着我把花儿从花坛里挖出来栽到盆子里又埋盆下去，装着仍是直接种在泥土里（他这波操作，过了两三年我才发现）的老公说，我觉得这个花儿就是我，你不要去动它，要好好照顾。于是喜欢机械的老公关注起花来，呵护着它，我体会到被放在老公的心深处被在意的幸福。

2017年，我要在全县300多名语文老师面前上示范课，又担着指导老师的头衔。还有两天便要上课了，团队帮助我一切就绪，但自己对导入部分还是不满意。我想要一个与平常不同，能引起学生兴趣又切合主题，拉近与借班学生关系的开头来引入课堂，还想要赏析语句的复习课贴合语文特有的情感。我坐在电脑前冥思苦想，不能再想了，便起身来到阳台上，阳台上的花儿们陪伴着我，我紧张的神经得到了放松，用一点绿色和安静给我力量。我看着它们说，“要不我不想了吧，就那样开头也不错。”是夜，电影般的广角镜头推进，故乡的山水于淡淡的晨光薄雾中穿越而来，静静地在眼前清晰，小河流动定格。梦中醒来，懵懂中发了一瞬呆，猛然开窍，这不就是我要的示范课导入吗？拿起纸笔，我畅快地写下一段文字，心儿还在怦怦跳。我深爱的故乡将美好展现在了示范课上。

那年，客厅一角的铁艺花架上，新置了一盆绿萝，长势茂盛，有一根茎蔓长到两尺长，垂下来，客厅也变得生动了。随着时间过去，它在我们每天的相伴中愉快地生长着，往前窜着个儿。更多的茎蔓从盆里垂下来，沿着客厅低矮的电视柜向前，饱满的枝干和叶片层叠地铺满平台，对视中它告诉我，它体内充满蓬勃的生命力，正铆足了劲儿绽放。几年时间里，长的长到三米多，还有一根五米开外。于是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便是日日对着绿色的瀑布呢。我们和父亲随意地坐在沙发上聊天，或者家人在沙发上坐着躺着玩儿，父亲在客厅电脑上下象棋。有时候父亲打麻将回来，说着话，笑语盈盈。铺满客厅一边的绿萝看着我们，像是必不可少的家庭成员一起参与分享着生活，父亲常常夸赞它给我们带来生机与欢喜。

后来父亲病了，我待在父亲身边，久不在家。阳台上的那些花儿一一逝了，这盆绿萝的茎叶蔫了，软软地无力地低垂着。中途回家，我默默地对着它垂泪，然终无能使之重现往日风采。

在父亲走后的日子，我最终收起它的茎叶，轻轻地，放进一个干净的袋子，它往日的蓬勃英姿和父亲的笑颜，一直都在，还是那么美好。只是，那么深的怀念中夹杂着些哽咽和疼痛。

给我坚持和力量，安慰和勇敢的，一直是故乡，是父母，也是我爱着的那些花儿。

花儿有多美，喜欢的感觉便有多珍贵。情有多深，回忆便有多暖。我喜欢花，喜欢跳舞，以前有人叫我花痴、舞痴。那样笑着嗔怪的语气叫我的人，已然不会再回来了。但就像那些不同花期盛开的花儿一样，身影永远都在。想着，依然是美好。

冬天诗意（篆刻） 张先富

东岸咖啡

（外四首）

□孔令华

那杯咖啡煮了十几年了
银色的烟雾
还在慢慢升起
等一个人
需要执着
一想这事
嘴里就泛起苦涩的味道
河水煮沸了多少咖啡
咖啡送走了多少离人
有人还在苦等

彩虹桥

横跨东西两岸
连接昨天和明天
拦腰抱着旌湖的细腰
笑得花枝招展
彩虹桥下面荡着彩船
旌湖的夜晚在船上一摇一晃
站在桥上
如飘在星空
星汉灿烂

玉泉路

春潮涌动
季节的花显摆
一头是山
一头是水
有山有水
玉泉路左右逢源
有好雨知时节
落在玉泉路上
随风飘来
无数小花伞

庐山路上的座椅

庐山路上
在行人走累了的地方
增添了一些座椅
温情地坐着
座椅等待生活累了的人
去坐一坐
奔忙的思考者
累了，去坐一坐
飞鸟累了
流萤累了
甚至诗句累了
也去坐一坐
坐一坐再走
路更轻松

东山要下雨了

东山那边要下雨了
不知太阳走到了哪里
跳来跳去
的松鼠，没跳出丛林
云层厚重，直接搁在
山峦起伏
谁知道那些鸟鸣
可备有雨衣
山中，云层
还在飘移

刊头书法 杨庆龙 总第2020期

我的成德沿山游

□周乐云

暑气还未消散的初秋，给自己规划了个凉爽一日游。从彭州城里出发，沿着葛家山边，从龙居寺到神瀑沟，再到云盖村，是成德沿山游的不错选择。

神瀑沟是让人神往已久的地方，那里不仅有老人、小孩喜欢的猴子，还有多姿多彩的飞瀑。它与彭州的银厂沟相邻，同属于龙门山脉，同样经受了“5·12”汶川大地震的强烈震荡。银厂沟、神瀑沟都还能在灾难中重生，前者的旅游业却远不如后者，这当然与神瀑沟受损程度小、灾后重建重现活力是有关系的。作为一个彭州人，前往德阳市地界的龙居寺与神瀑沟，去看跟银厂沟一脉的水，相似的山，或许能找到很多美好的回忆。

去程途中，沿着湔红路，很快就抵达德阳什邡市境内的湔氐镇，湔氐镇的龙居寺是一定要重游一下的。龙居寺有石木结构的殿宇，五代十国的故事，有被苏轼赞为“冰肌玉骨”的花蕊夫人，还有相传是由花蕊夫人亲手栽下，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的银杏。银杏树已有一千多岁，不同季节焕发出不同的风采。这是我以前来过龙居寺了解到的。

“君王城上竖降旗，
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默念花蕊夫人的诗，千年之后，一个女人服了另一个女人的才气，也感知了她在当时蜀国君王身边生活的委屈。

重游龙居寺，寺里多了两只美丽的孔雀，它们闲走在殿宇的空地上，吸引了人的目光。侧院的千年银杏被很多架子护着，它的脚下建起了茶室，有身穿禅服人在忙碌。四周青山围抱，一沟葱茏林木，这里是一个能静下心来，修行悟道的好地方。

继续往前，经洛水镇便到达神瀑沟所在的蓥华镇石门村。前往神瀑沟的途中要经过一长段弯弯绕绕的山路，山路车不多，我们一路疾驰，感受了过山车般的刺激。车虽行得快，但还是能闻到一阵一阵扑鼻的清香，那香提醒我们，初秋时节桂花已经盛开。我不禁向窗外望去，路边的金桂银桂竞相开放，但那树影却从我们眼前一闪而过。

终于到达了神瀑沟，我们信步前行。一进沟口，清凉扑面而来。眼前是一溪清水，带着凉凉的水汽，初秋的暑气立刻被驱散一大半。从前山进入，沿着游山栈道一路往上，溪流一路相伴，不时有一个碧玉般的水潭和飞流而下的瀑布出现在山涧，让人忍不住要下到水边，与水来一次亲密接触。这天然的空调将冰凉的、润润的水雾打在脸上、身上，让人神清气爽。再往上，山高水高，山青水碧，鸟叫声与溪流声不绝于耳，游人却不多，栈道也不长，真是一方康养健身的好去处。一行中年纪不小的人，走起来还轻轻巧巧；年纪大些的则气喘吁吁，每走一小段就停下来休息，不得不感叹岁月不饶人。这大自然将如此好的天然氧吧馈赠与我们，真得好好珍惜。终于达到山顶，一片开阔的平地，有游玩项目丛林穿越、有玻璃栈道、有小吃店，还有免费的猴戏表演。来自河南的老人与他的猴伙伴们配合得很是默契。

神瀑沟曾是天然的煤厂，老百姓通过挖煤来维持生计，做一锤子买卖，栈道有些路段的山体都能看见裸露出的黑色煤炭。灾后重建，当地发展药材，种植白荚竹，特别是黄连，搞活了经济。我们在山顶就看到很多村民正在采收黄连，一妇女说公司包回收，价格有保底，种起来有劲头。

返程途中，我们游览了网红打卡地——广济镇芦苇荡。导航到祈祥村雨王庙，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车辆极多，道路一侧还晒满了金黄的稻谷，乡村小道便异常拥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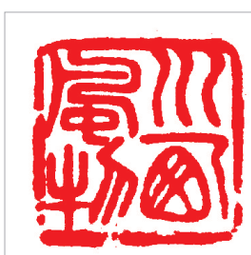
没法驶到终点，只好在离芦苇荡一里远的农家把车停好，再步行前往。听当地村民说，一到这个季节，小路上从早到晚都是这样的拥堵。看来，大家都不想错过这初秋的美景。

小路尽头豁然开朗，是一片河滩平地，人工种植的草坪平整空旷，让人一走上去就想赤着脚奔跑一圈。这里不久前举办了首届风筝节，平地停放了很多车辆，有小商小贩叫卖。平地边缘种植了大片的甘蔗。我想象，甘蔗成熟的季节，这里的空气都是甜甜的吧。

翻过河埂，下到河滩，眼前就是大片的芦苇，准确地说，这应该是芦荻，老百姓口中的茅草。但很多人都分不清芦苇与芦荻，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就是大家心目中的芦苇荡，城里的大人小孩空闲都涌到这里来看风景就够了。初秋，高过人头许多的荻花开得正好，慕名而来的游客久久地驻足其间，摆出各种姿势拍照。人和花，各美其美。正值夕阳西下的时候，红红的落日像一朵硕大的惊艳的花，开放在一大片白色的芦花中，余晖又给芦花涂上了一层迷人的金粉。

河滩和河床都是软软的沙子，没有一点硌脚的碎石，光脚走在上面，或下到清清浅浅的河里去戏戏水，无比享受。孩子也可以拿个小铲子在河滩挖呀挖呀挖一天。河滩还有马匹，大人小孩可以花点小钱，在浅浅的河道策马奔驰，飞溅一路的水花。这里真是一个遛娃、拍照、和好友扎个天幕，让时光慢下来的好去处。

我的成德沿山游，收获满满的。



川西风物（篆刻） 刘松柏